

佩東釋

韋齋

常齋

記輯

聞事談



聞輯齋韋佩

撰鄰德俞

叢書集成初編

(補印本)

佩韋齋輯聞及其他二種

一九三九年十二月初版

一九五九年十月補印

商務印書館出版

上海大東集成分刷廠印刷

四庫全書提要

佩韋齋輯聞四卷宋俞德鄰撰。德鄰字宗大，號大迂山人，永嘉人。徙居京口，舉咸淳癸酉進士。宋亡不仕，遜迹以終。是書多考論經史，閒及於當代故實，及典籍文藝，大抵皆詳核可據，不同於裨販之談。惟第四卷專說四書，頗出新意，往往傷於穿鑿。如論九合諸侯，謂自莊十五年再會于鄆，齊桓始霸，至葵丘而九，故曰九合。其北杏及鄆之始會，霸業未成，皆不與焉。是猶有一說之可通。至於謂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爲憂陳氏強而齊將亂，又謂匏瓜繫而不食，爲繫以濟涉，引衛風及莊子爲證，又謂子擊磬於衛，爲磬以立辨，欲其辨上下之分，則務生別解，不顧其安矣。蓋永嘉之學，自朱子時已自爲一派，故至其末流，猶斷斷不合也。然其說實不足以相勝原本所有，姑以贅疣存之可也。

余童丱讀書粗能強記一二至聞先生長者緒言餘論雖曠日累月猶在負劒珥時也今老矣神志衰耗前後遺忘聞者追念舊聞十忘八九因竊自慨炎暑重赫友朋絕不往來藜牀北牖吟嚙呻吟兒輩濡筆錄之得數千言雖埤汙庸俗可厭可鄙然疑信實區蓋之談殆與玉卮亡當者異也先儒有筆記有漫錄有燕語爲書不一皆義出六經事兼百氏究帝王之則啓聖賢之蘊余之繆學雜舉臚傳風聽何能信於是不過從兒輩咕囁而已雖然詎不勝於飽食終日無所用心而從事於博奕者乎序而藏之因命曰佩韋齋輯聞嗣有所得又將續書太玉山人俞德鄰宗大父

佩韋齋輯聞卷一

太玉山人俞德鄰宗大父

堯舜之臣禹稷契皋陶益皆有大功德于民者也。禹受禪爲夏。載祀四百。契之後生湯。革夏爲殷。載祀六百。后稷之後生武王。革殷爲周。載祀八百。天之報修矣。皋陶與益疑皆若是可也。然益之後生始皇。混一四海。不過二世。皋陶之後。雖英六蓼。春秋之世。楚成大心滅六。公子歸心滅蓼。至漢九江英布先黥而王。後叛而夷。視益又不逮焉。何哉。豈益焚山澤。不免戕物之命。淑問如皋陶。雖曰惟明克允。而刑實傷人之具。不然。造物者何嗇於此二臣之後也。嗚呼。爲皋陶尙爾。而況不爲皋陶者乎。

漢自元帝至平帝。禍亂皆起于宦官外戚。然召之者實宣帝也。弘恭石顯以明法進。宣帝用之。則宦官之禍始于宣帝矣。許史衰有王氏。王氏衰于丁傅。丁傅衰莽繼之。則外戚之禍始于宣帝矣。東萊呂公謂宣帝雖中興之君。實基禍之主。有以夫。

曹操以鬼蜮之智。挾天子。弑伏后。勦皇子。戮貴人。害孔融。殺崔琰。誅荀彧。禮樂征伐。出其手者十九年。傳至丕。卒移漢鼎。操疑得志于地下矣。然自操肇謀。迄于國亡。五十六載間。實與司馬氏相終始。方懿辭操辟。操之志猶未暴也。而其心已不下于操。未幾把握魏政。殺楚王彪。置諸王公于鄴。至再世受遺。父子祖孫相繼秉國。師廢齊王。昭弑高貴鄉公。不三四年。易魏爲晉。視操之脅制漢室。殆有甚焉。恢恢天網如此。

世之懷姦孕逆竊窺人宗社者。安知無典午氏之踵其後邪。

司馬懿爲魏上將。征伐四克。遂陰蓄不臣之志。及師昭廢二主。弑一君。卒移魏祚。然未再世。稱兵相屠。惠帝昏愚。食餅中毒。懷慙身爲降虜。行酒執蓋。萬世有餘恥。既而中原板蕩。宗廟焚沒。雖元帝再造。而石馬犧牛之讖。晉已非復興午氏矣。自武至愍。僅四帝。都洛陽僅五十二年。中間亂離屈辱。前古所罕見。亂臣賊子。亦何所利而爲之乎。

王莽女爲漢平帝后。莽篡漢。強欲嫁之。后不從。楊堅女爲周宣帝后。堅有異志。后憤惋形于辭色。及堅受禪。欲奪后志。后亦不許。天理民彝。雖婦人女子。有不能自泯者。而其父乃甘心焉。賢不肖之相去。何大相遠哉。

古婦人書疏往來之儀。史不詳見。曹操卞夫人與楊太尉夫人袁氏書云。卞頓首。及楊夫人答書乃云。彪袁氏頓首頓首。豈以卑答尊。遂冠夫之名于某氏之上耶。

漢桓帝朝。陳蕃薦徐穉等五處士。皆屢徵不起。帝欲圖姜肱之形。肱臥闔室。卒不使畫工見之。他時竇憲薦楊喬。徵之及朝。帝愛其才貌。欲使尙主。喬固辭。至不食而卒。是亦可以廉頑立懦矣。

李密。王世充。皆受學于徐文遠。及密起兵。使文遠坐南面。備弟子禮拜之。及文遠見世充。乃輒先拜。或云。君倨密而下王公。何也。答曰。密君子。能受酈生之揖。世充小人。無容故人義。相時而動可也。乃知李密之待故人。能謙下如是。君子之稱。非溢美也。

戰國策秦王欲見頓弱。頓弱曰：臣之義不參拜。王能使臣無拜，則可矣。不則不見也。乃知參拜之禮於古爲重。

蔡文姬云：臣父書割隸字八分，取二分，割李篆二分，取八分，故名八分。張懷瓘云：本楷字，漸若八字分散，故名八分。杜詩蒼頡鳥跡既茫昧，字體變化如浮雲。陳倉石鼓名已訛，大小二篆生八分。蓋八分必由大小二篆而出，正如文姬之言。若但類楷字而散分，非古也。

梁元帝時有荊州放生亭碑，載藝文類聚，則放生非始於唐也。

鹽釋名苦酒卽醋也。魏名臣奏曰：今官販苦酒與百姓爭錐刃之利，則官司鬻醋見于魏初。士大夫飾身修行，固不求後世之知，然行同乎古人而名不聞於後世，亦尙論者之所深惜也。齊大饑，黔敖爲食于路，以待餓者而食之。有餓者蒙袂輯屨，貿貿然來，黔敖左奉食，右執飲，曰：嗟來食！揚其目而視之，曰：予唯不食嗟來之食，以至於斯也。從而謝焉，終不食而死。充其介夷齊之流也，而氏名無傳焉，可慨也已。爰旌目事，亦與蒙袂輯屨者同，乃託列子以顯其亦有幸不幸耶。

漢高祖經營之初，招亡納叛，既定天下，則崇節義以礪風俗。蓋知以馬上得之，不可以馬上治之也。赦季布，斬丁公，所以教天下之爲人臣者。然鄭君嘗事項籍，籍死屬漢，高祖悉令籍諸臣名籍，鄭君獨不奉詔。此正節義之士。高祖乃盡拜名籍者爲大夫，而逐鄭君，何其戾也。史稱高祖豁達大度，吾於此不無遺憾矣。唐世系載鄭君名榮，大司農當時蓋其後云。

楊寶當哀平之世。隱居教授。及王莽居攝。與兩龔蔣詡俱被徵。遂遜逃不知所之。光武高其節。建武中遣公車徵詣闕。老病不至。卒其家。其後震生秉。秉生賜。賜生彪。四世太尉。德業相繼。爲東都顯族。胡廣六世祖剛。清高有志節。王莽居攝。剛亦解衣冠懸府門而去。亡命交趾。隱于屠肆之間。後廣仕漢。位公台者三十餘年。歷事六帝。是皆潛隱不耀。所以覃後昆之慶如此。蘇子曰。國之將興。必有世德之臣。厚施而不食其報。故其子孫能與守文太平之主。共饗天下之福。蓋造物報施之理。誠然不誣也。

老學庵筆記載虞少崔言。傅子駿云。洪範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會其有極。歸其有極。八句。蓋古帝王相傳以爲大訓。至曰皇極之敷言。乃箕子云。

秦始皇併吞六國。執敲朴以鞭笞天下。威震四海。欲帝萬世。其志大矣。然卽位之年甲寅。漢高帝生焉。越十五年己巳。項籍又生焉。始皇南巡會稽。高帝時年二十有七。項籍纔十二三耳。已有取而代之之意。造化倚伏。默寓于冥冥之間。嘻。可畏哉。

司馬公著資治通鑑。垂萬世法。獨以魏接漢統。疑蜀中主非中山靖王之後。至諸葛亮伐魏。皆以入寇書。此不可曉。周小宗伯掌三族之別。以辨親疎。秦置宗正。漢因之以敝九族。平帝更名宗伯。五年又於郡國置宗師。以糾皇室親族世代。後漢置宗正卿。掌序錄王國嫡庶之次。與宗室親屬近遠。安有漢室尙存。而玄德敢冒中山靖王之後者。孔明一代偉人。且生于漢世。安有不知玄德而輕于以身許之者。況操不之姦雄。使玄德而冒靖王之胤。其許之亦久矣。顧豈待後人議之邪。晉史自帝魏。後賢合更張。世無魯連子。

千載徒悲傷。文公此詩其意微矣。

蜀譙周問杜瓊曰。春秋譏謂代漢者當塗高。而周徵君羣以爲魏者何也。瓊荅曰。魏闕名也。當塗而高。聖人取類焉爾。周因曰。古者名官職不言曹。自漢以來。吏言屬曹。卒言侍曹。此殆天意也。其後譙周緣瓊言。遂曰。春秋傳著管穆侯名太子曰仇。弟曰成師。師服曰。異哉。君之名子也。嘉耦曰妃。怨耦曰仇。今君名太子曰仇。弟曰成師。始兆亂矣。其後果如服言。及漢靈帝名二子曰史侯。董侯既立爲帝。皆廢爲諸侯。與師服言相似也。先主諱備。其訓具也。嗣主名禪。其訓授也。如言劉已具矣。當授與人也。後景耀五年。宮中大樹無故自折。周深憂之。無所與言。乃書柱。衆而大期之會。具而授。若復何言。釋曰。曹者衆也。魏者大也。衆而大。天下其當會也。言蜀之將歸于魏也。蜀果悉如周言。予以辭考之。周不過因杜瓊之辭而推廣之。殊無意義。然而卒驗者。豈瓊亦有默授之者邪。雖然。以新造之蜀。先主已崩。武侯薨。禪以闇弱之資。而又惑于闇豎。使無此識。其能與魏爭乎。

三輔黃圖載秦漢宮室苑囿甚備。顏師古漢書新註多取焉。然不載作者名氏。唐藝文志有三輔黃圖一卷。列地理類之首。亦不著何人作也。其間多用應劭漢書集解。劭後漢建安時人。至魏人如淳注漢書。復引此圖以爲據。故苗昌言以爲漢魏閒人所作。今考此書。其載治所云。漢光武之後。扶風出治槐里。馮翊出治高陵。于神明臺云。魏文帝徙銅盤。盤折。聲聞數十里。書載光武魏文帝。真漢魏閒人作也。先儒謂五代之君。周世宗爲上。唐明宗次之。至謂作史。欲起自梁之丁卯。訖于周之己未。止書甲子。不具

建年其意亦微矣。

真廟時有百姓爭財以狀投匭輒比上德爲桀紂比奏御上令宮人錄所訴事付有司施行而匿其狀曰百姓意在爭財其實無他若併其狀付有司非惟所訴事之不得而直必先案其指斥乘輿之罪愚民無知亦可憐也書曰小人怨汝詈汝則皇自敬德真廟有焉。

仁宗一日問饔人折米幾分對曰折六分訝其太過旨折五分次日供進偶暴下歎曰習使然也旨如舊一日太官進膳飯有砂石上含之密示嬪御曰慎勿語人又一日思荔枝有司奏供已盡近侍曰市有鬻者上曰不可來歲恐增上供之數又一夕思燒羊頭近侍乞宣取上曰不可今次宣取後必泛殺以備暴殄無窮矣其儉德如此。

嘉祐中韓緯以司門郎中出知潁州時京西大饑韓賑濟有方郡人賴以全活因揭榜鄰境諭以救卹之意使來就食鄰境之民襁負而至者不可勝數倉廩旣竭又乏寬閒之居以處之因感疾疫死者相枕籍韓亦以疾亡其秋郡一士人夢召至陰府治韓司門賑濟獄士人乞假治後事及覺得疾旬日而卒賑濟本仁者用心務廣其聲而實不至尙罹陰責乃若老羸轉乎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而君之倉廩實府庫充有司莫以告者詎獨見赦于冥冥之間邪。

昌陵初卽位誓不殺大臣不殺功臣不殺諫臣折三矢藏之太廟俾子孫世守之徽宗北狩懼祖訓之失墜也以黃中單親書之遣內侍勛開道歸國付之思陵子孫罔敢踰越周家忠厚未必過之。

東坡一字仲和。洗玉池銘末云：仲和甫銘之。維以識德。仲和甫僕也。僕蘇軾子瞻也。

朱文公解周易參同契而曰：鄒訢釋多不知其義。聞之先輩。謂鄒本春秋邾子之國。朱其後也。樂記讀訢爲熹。謂之鄒訢。實文公姓名也。司馬公在洛一日。衣深衣散步過康節天津之居。語謁者曰：程秀才。康節出。蕭則公也。怪而問其故。公笑曰：司馬氏非出程伯休父乎。文公或亦本諸此。

元豐五年。廷試進士有暨陶者。臚唱久不應。上顧左右。蘇丞相云：恐當呼訢。吳有暨暨。造營府之論。恐其後也。上命以訢音呼之。果出應。問其里。曰：崇安人。上顧蘇曰：亦吳人也。

蘇丞相頌嘗曰：宋所以太平百三十餘年而內外無患者。宗室戚里不預政。后妃王姬無私謁。公族世祿之家。無驕陵而守禮法。至神廟招駙馬。不許升行。此尤足以風勵天下矣。

韓非子載師曠鼓琴事。雖幾于誕。然或者有之。余里人郭楚望以善琴名淳景間。一日。郡守資政趙公招飲鴈泥閣。月夜鼓一再行。有物似魚非魚。跳躍于池中者數四。守怪之。莫測也。他日復鼓前操。復跳躍如故。明日涸池水索之。得無射律琯。蓋沈埋歲久。適鼓亦無射調。聲應氣求。故如此。然亦奇矣。

上官有忌用正五九月者。凡數說。或謂宋以火德王。寅午戌火在人臣。當避之。若然。則近代之戒。殊非古制。然以木德王者。不聞避亥卯未。以金德王者。不聞避己酉丑。何也。或謂臣爲商。商屬金。寅午戌屬火。火能尅金。故避之。然則歲日時支干之屬火者。亦當避邪。何忌乎寅午戌月而已也。或爲正月爲少陽用事。萬物發生。五月爲太陽用事。萬物長養。九月爲太陰用事。萬物肅殺。當萬物推移之時。以此月舉事多忌。

尤不可曉。惟寶萃唐書音訓高祖紀註曰：正五九三月不行死刑，且引釋氏智度論，謂天帝釋以大寶鏡照四大神洲，每月一移，察人善惡。正五九月，照南瞻部洲，故此三月者，省刑脩善。今之州郡，此三月不支羊肉錢，先儒遂以正五九月不上官政，沿襲唐故事。案漢張敞爲山陽太守，奏曰：臣以地節三年九月視事，又漢朔方太守碑曰：延熹四年九月己酉，詔書遷銜，令五年正月到官，則兩漢以前未嘗忌此三月。疑若真始于唐者，及讀齊書高洋謀篡魏，其臣宋景業言宜以仲夏受禪，或曰：五月不可入官，犯之終于其位。景業曰：王爲天子，無復下期，豈得不終其位？則此忌自魏已有之，又非始于唐也。然唐獨孤及集有舒州到任表云：九月到州，訖則唐人亦有不忌九月者，又何邪？今之歷書多本于唐一行禪師，于此三月亦多禮上吉日，是知未嘗顯忌也。

鄒陽賦曰：清者爲酒，濁者爲醴。清者聖明，濁者愚騃。故魏人庾亮語亦曰：清者聖，濁者賢，而徐邈又有頗復中聖人之說。然皇甫嵩作醉鄉日月曰：凡酒以色清味重而飴者爲聖，色濁如金而味醇且苦者爲賢，色黑而酸醜者爲愚。又以家醪糯觴醉人者爲君子，以家醪黍觴醉人者爲中庸，以巷醪麴觴醉人者爲小人，則酒之品目又不止于聖賢矣。

杜子美詩曰：人生幾何春又夏，不放香醪如蜜甜。退之亦曰：一尊春酒甘若飴，丈人此樂無人知。後世遂以唐人好飲甜酒，然考退之詩，又自有酒味冷冽之語，而樂天曰：甘露太甜非正味，醴泉雖潔不芳馨。又曰：戶大嫌甜酒，才高笑小詩。又曰：揭甕開時香酷烈，封餅貯後味甘辛，則甘辛苦烈乃酒味之至佳者，唐

賢與今人之好。大抵相類。所謂至於口。天下期于易牙者。蜜餞之喻。不過取其醇醲而已。

典論漢孝末年。百司酒。一斗直千文。楊松玠談藪記北齊盧道。語長安酒錢。斗價三百。唐食貨志。德宗建中三年。禁民酤。以佐軍費。置肆釀酒。斛收直三千。斛直三千。是史識酒價之貴也。白樂天與劉夢得閒飲詩曰。共把十千沽一斗。相看七十欠三年。李白詩。金疊清酒價十千。王維詩。新豐美酒斗十千。崔國輔詩。與沽一斗酒。恰用十千錢。許渾詩。十千沽酒留君醉。權德輿詩。十千斗酒不知貴。陸龜蒙詩。若得奉君。謹十千沽一斗。抑何酒價之不廉如此。先儒或謂此乃詩人寓言。不過取曹子建樂府中語。予以諸賢詩考之。似皆撫當時之實。非寓言比。然杜少陵詩。街頭酒價常苦貴。坊外酒徒稀醉眠。速宜相就飲一斗。恰有三百青銅錢。三百一斗。少陵猶以爲貴。而諸賢皆以一斗十千爲詠。又何貴賤懸絕如此。

蔡邕爲漢名臣而無後。雖有女傳業。而賢者傷之。後讀漢史。謂獻帝遷都長安。董卓賓客欲尊卓比太公。稱尙父。邕以爲宜。須關東平定。然後議之。至邕集中。乃有薦董卓表。謂卓功參周霍。而止于三事。無異于衆。宜以爲相國。位在太傅上。劍履上殿。入朝不趨。則異時卓爲相國。正邕之所啓也。豈以是而獲戾冥冥者歟。鄧攸亦晉之賢者。世謂天道無知。使鄧伯道無兒。然攸之晉史。攸遭賊。欲全兄子。遂棄己子。其子追至。縛于道傍。夫追而不及。尙當憐之。追及矣。而縛于道傍。其絕滅天理甚矣。天之不祚伯道。亦豈以是歟。古語云。知人固未易。未易之中。又有甚難者。然孔子曰。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人焉廋哉。又曰。遠使之而觀其忠。近使之而觀其敬。煩使之而觀其能。卒然問焉而觀其知。急與之期而觀其信。

委之以財而觀其仁。告之以危而觀其節。醉之以酒而觀其則。雜之以處而觀其色。九徵至，不肖人得矣。合二者而觀，人亦可以知其槩也已。

律禁殺牛，不知始何代。南史梁傳昭性篤謹，子婦嘗得家餉牛肉以進，昭召其子曰：「食之則犯法，告之則不可取而埋之。」疑殺牛之禁自梁始。案曲禮：「天子以犧牛，諸侯以肥牛，大夫以索牛，則古者天子諸侯大夫皆以牛祭也。」王制又曰：「祭天地之牛角繭栗，宗廟之牛角握，賓客之牛角尺，則不特用于祭祀，賓客燕饗亦或用之。」雖未見用于士庶人之家，然易稱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泛言東鄰則又似不專主於天子諸侯大夫者。往往祭祀賓客，或可通用。至于諸侯無故不殺牛，苟無故，諸侯亦不敢殺也。古之犯禮甚于犯法，正不待明著之律令也。東漢第五倫爲會稽太守，俗多淫祀，民常以牛祭神，倫到官，移書屬縣曉告百姓，巫祝有妄屠牛者，吏輒行罰，則殺牛有罰，自東漢已然矣。要知服田力穡，牛實有功於生人者，禁而勿殺，亦仁人君子之用心也。

燧人氏鑽火至周四時變國火，蓋春取榆柳之火，夏取棗杏之火，夏季取桑柘之火，秋取柞櫟之火，冬取槐檀之火，一歲而易火者五，疑若多事。及觀洪範五行傳，乃知古人之意，蓋火關於時政，火性炎上者也，老則愈烈，于是遇物輒然。若新火性柔，青光炯炯，乃無忽勝速熾之患，縱使延燎，亦易撲滅，是則古人鑽燧改火之意也。唐人詩：「日暮漢宮傳蠟燭，青煙散入五侯家。」不過爲節物之戲玩耳。

佩韋齋輯聞卷二

韓退之聽穎師琴詩。模寫形容之妙。疑專於譽穎者。然於篇末曰。推手遽止之。溼衣淚滂滂。穎乎爾誠能。無以冰炭置我腸。其不足於穎多矣。太學聽琴序則曰。有一儒生抱琴而來。歷階而升。坐于尊俎之傍。鼓有虞氏之南風。廣之以文王宣父之操。優游怡愉。廣厚高明。追三代之遺音。想舞雩之詠歎。及莫而退。皆充然若有所得也。何嘗有推手遽止之意。合詩與序而觀。其去取較然。抑又知琴者。本以陶寫性情。而冰炭我腸。使淚滂而衣溼。殆非琴之正也。

陶淵明止酒詩。蓋不得已而欲止于酒。正猶綿蠻黃鳥止于丘隅之止。非禁止之止也。居止城邑。坐止高蔭。步止華門。味止園葵。權止稚子。皆止其所止也。而平生乃不能止于酒焉。暮止則寢不安。晨止則起不能。日日欲止之。則營衛不理。是豈溷世全身之道哉。今覺止酒爲善。雖止扶桑。溪可也。又何獨止扶桑。溪哉。雖千萬祀亦可也。其旨如此。東坡追和乃云。微疴坐杯酌。止酒則瘳矣。從今東坡室。不立杜康祀。是果淵明之意邪。

張司業節婦吟。君知妾有夫。贈妾雙明珠。感君纏綿意。繫在羅裙襦。妾家高樓連苑起。良人執戟明光裏。知君用心如日月。事夫誓擬同生死。還君明珠雙淚垂。曷不相逢未嫁時。禮男女授受不親。婦人移天理。不應受他人之贈。今受明珠而繫裙。還明珠而垂淚。其愧于秋胡之妻多矣。尙得謂之節婦乎。

東坡秦穆公墓詩。秦泉在城東。墓在城西無百步。乃知昔未有此泉。秦人以泉識公墓。昔公生不誅孟明。豈有死之日而忍用其良。乃知三子殉公意。亦如齊之二子從田橫。古人感一飯。尙能殺其身。今人不復見此等。乃以所見疑古人。古人不可望。今人益可傷。及居海外和淵明詠三良詩。則云。此生太山重。忽作鴻毛遺。三子死一言。所死良已微。賢哉晏平仲。事君不以私。我豈犬馬哉。從君求葢帷。殺身固有道。大節要不虧。君爲社稷死。我則同其歸。顧命有治亂。臣子得從違。魏顆真孝愛。三良安足希。仕宦豈不榮。有時纏憂悲。所以靖節翁。服此黔婁衣。與前詩意若大戾。雖老成之見。與年少異。然可以死。可以無死。皆事君立身之大義。所謂道竝行而不相悖也。

卷耳。夫行役於外。其室家閱其勤勞而作也。正與汝墳般其靈之意同。故曰嗟我懷人。曰我馬瘠矣。我僕痛矣。人曰我懷。馬曰我馬。僕曰我僕。豈后妃之言臣下哉。說者承小序之誤。故遷就而爲之辭耳。

采芻懼讒也。一日不見。而如三月三秋之隔。其疑畏若太過者。然武安去咸陽七里。而應侯之譖已行。董仲舒遷膠西相。而幾不免于禍之及。姦鋒中人。瞬息閒事。此詩人所以深懼也。

小弁鹿斯之奔。喻太子被放而去也。奔宜亟。而反伎伎然者。不忍去也。何不忍哉。雉之雛也。尙求其雌。王豈不念后乎。木之壞也。尙疾無枝。王豈不念太子乎。吾之憂如此。王寧莫知之乎。此人子之至孝。不敢以無天理人心者量其親也。

四牡五章四章。皆言王事靡盬。而末章獨無之。蓋王事畢而歸也。故曰將母來諗。以養親之志而來告於